

# 地位知觉弹性下的俄欧能源安全互动博弈\*

李 骏 陈建宇

**【内容提要】** 对国家地位的追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自身安全问题的认知变化，而博弈对手对地位变化的敏感程度取决于双方获取地位的力量对比、社会语境和历史叙事的影响。冷战以来欧盟与俄罗斯的能源安全博弈分为三个不同的博弈组合阶段：第一阶段是 1994 ~ 2004 年欧盟创新式策略对俄罗斯仿效式策略阶段，双方在前期消除分歧，在正和博弈逻辑下展开合作，达成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在后期由于地位未如愿得到认可而改变策略；第二阶段是 2004 ~ 2010 年欧盟创新式策略对俄罗斯竞争式策略阶段，俄罗斯通过竞争式策略实现地位伸张进一步强化能源供应链核心地位并化解欧盟扩张规范性权力的招式，欧洲国家在相对知觉钝性被放大的作用下未能及时应对俄的策略，合作在欧盟妥协的条件下形成；第三阶段是 2010 ~ 2019 年的欧盟竞争式策略对俄罗斯竞争式策略阶段，欧盟在获取地位的物质力量方面在单元层面不再具有非对称优势，竞争式地位伸张失败所塑造的败者身份使博弈场域内俄欧地位同时下降，俄欧在负和博弈合作中及时止损。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谋求是影响能源博弈互动策略的一个基本动力，俄欧双方在连续的安全博弈互动情境以及不同外生条件下会呈现出交替性合作或冲突的行为模式。

**【关键词】** 能源安全博弈 地位信号 知觉弹性 身份政治  
俄罗斯 欧盟

**【作者简介】** 李骏，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陈建宇，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研究生。

---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碳中和与地缘政治博弈双重嵌套下的自然资源治理建模与应用研究”（422712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本文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文中疏漏之处作者文责自负。

## 引言

国家间缘何展开能源安全的合作与冲突是能源安全研究的一个经典议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间因地缘政治竞争在诸如安全困境、安全化等机制的作用下爆发能源安全冲突，又因彼此间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而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形成能源合作。在一般情况下，它能够有效解释国家间的能源安全冲突或合作行为，但如果以动态视角考察两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能源安全互动关系，则会发现上述论说并不能展现双方的动态博弈过程，且很难解释国家何时以地缘政治竞争逻辑行事，何时又依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作为，尤其是国家的地位动机表明，国家的核心议程并非仅有物质考量。经典的俄欧能源安全互动问题应被置于一个超越传统的理论视阈内来理解其中数次能源安全合作与冲突行为的反转变迁。

俄罗斯与欧盟于1994年共同签署《能源宪章条约》后，又在2000年确立了欧盟—俄罗斯能源对话机制，能源合作日渐紧密。这既是冷战结束后双方最主要的良性互动方式，也是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数个世纪以来少有在非均势零和博弈逻辑下的合作。2004年以后，俄欧能源关系紧张起来。俄罗斯分别在2006年和2009年两次中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导致乌能源供应紧张。面对危机，欧洲国家却与俄罗斯达成了“北溪”和“南溪”天然气管道共建协议<sup>①</sup>。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与俄罗斯合作的正当性被整个西方世界画上了巨大的问号，俄欧关系呈现分崩离析之势。可短短20个月后，“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又惊人问世。自冷战结束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俄欧能源互动复杂多变，既多次形成合作又屡屡爆发冲突。本文尝试跳出传统的能源安全分析范式，从国际地位追寻这一理论视角来重新审视俄罗斯与欧盟在过去30多年中就能源安全问题进行的动态博弈，探究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展开合作与冲突（竞争）互动背后的结构性逻辑与主导性内因。

---

<sup>①</sup> 虽然“南溪”项目于2014年因克里米亚事件流产，但随后又铺设了“土耳其溪”作为替代。

## 一 地位博弈与能源安全的研究回顾与述评

### (一) 国家间能源安全博弈的地缘政治说与复合相互依赖说

随着技术革新与时代发展，能源安全内涵不断更新变化。时至今日，它业已发展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路径、根植于不同语境的多元复合概念。不同学科、流派的研究者以及相关国际组织、智库等机构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定义能源安全并由此展开研究<sup>①</sup>。国际关系文献对能源安全概念的理解主要有地缘政治、市场以及两者复合三个路径<sup>②</sup>。而有关能源博弈问题的理论解释则可分为地缘政治说与复合相互依赖说。

地缘政治说的核心逻辑为：由于能源在战略竞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净出口国和净进口国间会因地缘政治竞争而爆发能源冲突，如中断能源供应、停止能源购买等。当两国展开地缘政治对抗时，能源安全博弈就处于冲突状态；当两国不处

---

<sup>①</sup> 例如，有学者将能源安全理解为一种公共产品，并以此概念为基础进行研究。详见：庞珣：《国际公共产品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7 期。

<sup>②</sup> 地缘政治路径的代表性文献有：Richard Youngs, *Energy Security: Europe's New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 Routledge, 2011; Antonio Marquina, ed., *Energy Security: Visions from Asia and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Meltem Müftüleri – Baç, Deniz Başkan, “The Future of Energy Security for Europe: Turkey's Role as an Energy Corrid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7, No. 2, 2011; 张力：《能源外交：印度的地缘战略认知与实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1 期。市场路径的代表性文献有：David A. Deese, “Energy: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 No. 3, 1979; Daniel Yerg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2006; Chloé Le Coq, Elena Paltseva, “Measuring the Security of External Energy Supply in the European Union”, *Energy Policy*, Vol. 37, No. 11, 2009; 徐斌：《市场失灵、机制设计与全球能源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11 期。复合路径的代表性文献有：Alicia Altagracia Aponte, ed., *A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esources and Constraints*, Asia Pacific Energy Research Centre, 2007; Arianna Checchi, Arno Behrens, and Christian Egenhofer, “Long – Term Energy Security Risks for Europe: A Sector – Specific Approach”,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9; Bert Kruyt, D. P. van Vuuren, H. J. M. de Vries, and H. Groenoberg, “Indicators for Energy Security”, *Energy Policy*, Vol. 37, No. 6, 2009.

于地缘政治对抗状态时，冲突则不会发生<sup>①</sup>。

能源安全的市场研究路径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二战结束后，得益于中东石油的大规模开采，石油从战时稀缺物资转变为世界市场中唾手可得的大宗商品。价格低廉的石油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战后重建。但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利用石油杠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重创了欧美国家经济。由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路径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石油因此被嵌入能源安全概念中。能够以合理（较低）的价格获得石油被净进口国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条件，而净出口国则在能够以合理（较高）的价格卖出石油时感到安全。

鉴于能源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属性，复合相互依赖说的核心逻辑是：净出口国与净进口国间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当净出口国或净进口国相较对方具有更高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时，能源合作更可能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当净出口国和净进口国之间不存在较高脆弱性时，能源合作则更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sup>②</sup>。地缘政治说侧重于战略竞争，其理论边界囿于博弈冲突。复合相互依赖说更重视生产要素，与博弈合作以外的研究问题间存在张力。

事实上，以上两者对能源博弈问题的解释皆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地缘政治说只给出了博弈冲突的充要条件及其因果逻辑，不冲突并不必然意味着合作。国家间围绕权力或安全的争斗（争夺区域内主导权或消除安全威胁），会在安全化、安全困境等机制的作用下引致能源冲突。但是如果现实政治不满足这一条件，那么地缘政治说只能说明冲突不会发生，而无法阐明能源合作为什么以及如何形成。另一方面，复合相互依赖说仅给出了博弈合作的充分条件及其因果逻辑，不合作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由于一国相较对方具有更高的脆弱性与敏感性，

---

<sup>①</sup> 地缘政治说的代表性文献有：Richard Youngs, *Energy Security: Europe's New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2011; Antonio Marquina, ed., *Energy Security: Visions from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Kirsten Westphal, "Energy Policy between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and Geopolitics: Whither Europ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Vol. 4, 2006; 方婷婷：《能源安全困境与俄欧能源博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 年第 5 期。

<sup>②</sup> 复合相互依赖说的代表性文献有：S. Boussena, C. Locatelli, "Energy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sational Changes in EU and Russia: Revisiting Gas Relations", *Energy Policy*, Vol. 55, 2013; Llewelyn Hughes, Austin Long, "Is There An Oil Weapon?: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3, 2015.

因此前者对原有合作机制的依赖性更大（创建新合作机制的成本更高），后者对前者具有非对称权力，在博弈中具有更大的议价权。尽管能源合作有其他干扰因素存在，依然能够继续进行。但反过来说，如果一对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不具有较高的脆弱性，那么复合相互依赖说最多只能被用于论证博弈合作难以为继，而无法判断冲突是否会发生。

## （二）地位博弈与能源安全

随着话语的作用逐渐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所重视，地缘政治竞争越来越被视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而非国家行为的内在动因。即便有时不存在实际的地缘政治威胁，国家仍可能试图通过话语合法化其博弈冲突策略。例如，俄罗斯利用“能源武器”胁迫欧盟成员国作出政治让步的观点甚嚣尘上却得不到实证支持<sup>①</sup>，俄欧关系在 2004 ~ 2013 年间恶化的重要动因是它们对对方的负面地缘政治“归因偏见”<sup>②</sup>。事实上，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宏观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主权零死亡时代下安全已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稀缺品，政治精英们需要使用连接历史叙事的话语符号以合法化其博弈冲突政策。而人类讲策略的倾向与自我论证的动机使得社会机制具有许多生物机制所没有的特性<sup>③</sup>。

冷战结束以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系统性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地位<sup>④</sup>追寻（status seeking）成为世界政治中大国博弈的主题。在解释安全问题时，地位政治框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sup>⑤</sup>。地位政治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沃尔吉等人对地位不一致状态作出进一步的分类，构建了“地位后

---

① K. Smith Stegen, “Deconstructing the ‘Energy Weapon’: Russia’s Threat to Europe as Case Study”, *Energy Policy*, Vol. 39, No. 10, 2011.

② Tom Casier, “From Logic of Competition to Conflict: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EU – Russia Relations”,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22, No. 3, 2016.

③ 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载《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

④ “地位”代表个体成员在一个等级制内的排位，它来源于一个共同体中主要成员对个体成员所表现品质的认可，是一种社会事实。在国际政治中，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俱乐部式”集体成员身份及其中的相对排位。参见王梓元：《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载《外交评论》2021 年第 1 期。

⑤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进大国——地位一致大国——地位过度大国”模型<sup>①</sup>，为理解大国地位博弈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体系与权力格局的不断演变以及中国相对地位的不断提升，国内学者也日益关注地位追寻与身份政治中的大国博弈策略。王梓元提出了一个推进地位政治议程研究的分析框架。刘博文从国际社会的承认态度和国内精英的支持状况两个关键因素出发，构建了国际承认、国内政治与大国的地位追求策略选择理论<sup>②</sup>。曾向红和陈明霞从国家身份优越感和地位分配不平等所隐含的“支配—从属”模式为切入点，探讨了国际关系中的处于该模式下的“被蔑视—承认斗争—依然被蔑视的”身份承认困境这一理论问题<sup>③</sup>。

除大国政治外，国际冲突同样是地位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地位不满理论认为，陷入地位赤字的国家很可能主动挑起冲突<sup>④</sup>。进一步说，被拒绝的地位诉求会引致国家间的冲突，而地位和解则有助于避免冲突的出现<sup>⑤</sup>。考虑到中美、俄美之间安全互动的具体案例，拉尔森和他的同事们在社会身份理论上挖掘“面子”与“自尊”概念，深化了国际关系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sup>⑥</sup>。

通过对主流复合相互依赖说与地缘政治说以及世界政治大国博弈主题的考察可以发现：欧盟和俄罗斯在能源安全场域内合作与冲突博弈的动态过程应被置于地位追寻的视阈下。一方面，地位政治理论框架能为能源安全研究尤其是经典能源安全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完善国家间安全互动的因果解释机制。另一方面，俄欧能源安全博弈案例也丰富了地位政治研究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对象，有助于拓宽地位政治理论的解释边界。

罗伯特·杰维斯最早将知觉这一心理学概念引入国际政治学科，指出一国的

---

<sup>①</sup> Thomas J. Volgy, Renato Corbetta, and Keith A. Grant, *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lob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sup>②</sup> 刘博文：《国际承认、国内政治与大国的地位追求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

<sup>③</sup> 曾向红、陈明霞：《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困境》，载《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6期。

<sup>④</sup>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sup>⑤</sup> Steven Ward, “Status, Stratified Rights, and Accommod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1, 2019.

<sup>⑥</sup> Deborah Welch Larson,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地位不仅由其自身的实力或权力等物质因素所构成，同时他国对于该国的认知或者承认度也起着决定性作用<sup>①</sup>。因此，在研究大国之间的安全互动关系时，理解他们之间对彼此地位的心理认知差异显得尤为必要。本研究中冷战后俄罗斯与欧洲出于各自对地位的追寻，而在彼此的能源安全互动中采取的不同博弈策略正是建立在对地位的认知存在差异这一基本假设前提之下，本文的任务就在于分析这种认知差异如何影响双方在能源安全议题上互动的博弈策略选择。

## 二 国家地位博弈的策略选择与地位知觉弹性

### （一）地位伸张策略

当一国因无法实现绝对安全而不再把安全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地位作为国际社会稀缺的社会资本，就在国家安全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国家相对安全时）成为首要目标。一国可以通过言辞、外交活动和获取象征地位的物质资源来表达自身的地位诉求，这样的行为就是地位伸张<sup>②</sup>。例如，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在独立运动胜利后往往首先寻求其他国家的承认以获得国际社会集体成员身份，冷战时期法国奉行戴高乐主义以提高其在大国俱乐部中的排位。

国家的地位伸张主要有三种策略。仿效式策略（emulation）指的是国家遵守既定国际等级制中通行的价值、规范和实践，寻求处于高地位国家的接纳<sup>③</sup>。换言之，一国通过学习和模仿获得并表现出该等级制中的优秀品质，以此谋求他国的认可。竞争式策略（competition）则意味着一国试图在国际等级制中于其他国家具有优势的领域内挫败对方<sup>④</sup>。地位竞争的核心在于动摇对方所处地位的合法性，质疑对方展现品质的优质性。如果一国能在对方擅长的领域内挫败对方，其地位会因此上升。但如果这一目标没能实现，它就会被视为“能力不足的挑战者”，地位也随之下降。当采用创新式策略（creativity）时，国家会在原有国际等

---

①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p. 22.

③ Deborah Welch Larson, Alexei Shevchenko, “Managing Rising Powers: The Role of Status Concern”,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W.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8 – 39.

④ Ibid., p. 39.

级制以外寻求新的领域展现其品质，谋求其他国家的认可<sup>①</sup>。

国家不会固定选择某一地位伸张策略，而是随着地位博弈的情境、时间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考虑到国家物质资源的有限与不同地位伸张策略间的张力，在一段时间内一国在特定情境中主要使用的地位伸张策略是可识别的。

## （二）国家间地位博弈的策略选择

国家在安全情境内进行地位博弈，适时地展开合作或挑起冲突。如果把国家间的安全互动简化为双边博弈，那么依据它们所采用的地位伸张策略，共有六种不同的博弈组合：竞争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创新式策略对仿效式策略、创新式策略对创新式策略、创新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仿效式策略对仿效式策略和仿效式策略对竞争策略。由于后两种博弈组合在逻辑上并不总是自洽，因此仅有四种地位伸张策略的博弈组合较常见于国际政治。

一国在双边互动中使用仿效式策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在既定国际等级制中更高地位的国家，能够向它学习并模仿它的行为，即博弈双方存在明显的地位差。如果高地位国家主动使用仿效式策略，那么它无异于自取其辱、自降身段。因此，仿效式策略对仿效式策略的情况在国家追求地位的过程中不会发生。

仿效式策略的核心在于获得对方的认可，即地位和解。然而，高地位国家对低地位国家采取的竞争式策略表明了其对后者地位诉求的负面态度，甚至敌意。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仿效式策略获得对方的认可就很难成为低地位国家的一个优先选项。不过，这在某些情景中有可能出现，但难以持续。例如，崛起国利用后发优势有选择性地遵守国际规范、学习并模仿领导国；出于种种原因，守成国对它实施预防性措施，打击其优势领域，彻底否定其地位诉求。显而易见，此时崛起国有很强的动机改变其地位伸张策略，因此仿效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的博弈组合极不稳定，很难长期维持。

创新式策略对创新式策略是另一种特殊情况。创新式策略要求国家建构新的地位分配标准，并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一国的创新式策略一般以其长处为基础，因为国家的禀赋不尽相同，当两国同时采用创新的策略进行地位伸张时，它们的地位实践往往不在一个维度。因此，在这一博弈情境下不存在何时产生冲突

---

<sup>①</sup> Deborah Welch Larson, Alexei Shevchenko, “Managing Rising Powers: The Role of Status Concern”,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W.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9 – 40.

或合作的问题，而只有地位分配标准创新能否得到认可的问题。

创新式策略对仿效式策略的博弈组合往往发生在博弈双方存在明显地位差的情况下。高地位国家向对方推行新的排位标准。同时，低地位国家在这一新领域内接受对方的价值体系，以期获得地位标志和认可。此时双方进行正和博弈。如果高地位国家给予低地位国家地位承认，那么两者的地位都会提高——高地位国家的创新得到更多行为体的认可，低地位国家得到高地位国家的承认，博弈合作由此展开。由于地位具有稀缺性，该国际等级制中其他行为体的排位就会降低。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认可新的地位规范的行为体地位就会因此下降。因此，为了获得更高的地位，两个国家携手展开合作。但是，如果出于某些原因高地位国家拒绝给予低地位国家地位承认，那么就有可能引起博弈组合的变化。

表面上看，创新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的博弈组合似乎也非稳态。创新式策略要求一国的博弈对手接受新的地位分配标准，而竞争式策略则表明博弈对手试图在这一新领域内挫败该国。此时双方进行零和博弈：该国地位新规范被接受时，其地位相对上升，博弈对手地位相对下降；这一规范被抵触时，该国地位相对下降，其对手地位相对上升。考虑到博弈对手采用竞争式策略的决心，该国的创新式策略似乎很难成功。

最后，在以上情况下，这一博弈组合理应向竞争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转变。然而过去近 30 年间，即便欧盟扩张“规范性权力”的步伐屡屡受阻，它却依然将其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表明，地位博弈过程中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通过借鉴政治心理学理论，可以引入“地位知觉弹性”这一概念来诠释俄欧双方的能源互动心理认知变化。

### （三）“地位知觉弹性”的界定、特性与研究框架

地位知觉弹性是主权行为体在场域内围绕地位进行博弈时，一方对由另外一方引起的自身地位变化的敏感程度。地位知觉弹性具有主体间性与相对性。一方面，地位知觉弹性刻画的是博弈双方对对方行为所引起的自身地位变化的感知程度。它存在于互动过程中，是一个主观概念。另一方面，一国的地位知觉弹性是相对博弈对手而言的，如果该国的地位知觉弹性值更高，亦对博弈对手的地位行为更加敏感，那么博弈对手的地位知觉弹性值就更低。反之，当该国地位知觉弹性的值更低时，博弈对手地位知觉弹性的值就会更高。

一国对博弈对手所引起的地位变化是否敏感取决于双方获取地位的力量对比和所处的社会语境，并受历史叙事的影响。地位追寻根植于特定的社会语境，比

如拥有更多殖民地在 19 世纪初是大国地位的象征，但在今天却会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存在着不同的地位标志。随着国际秩序的演变，国际社会中通行的地位分配标准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标志，因美国的胜利而被市场经济、代议制民主体制标志所取代。

当一国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包括潜在能力和实际行为）来获取特定地位并且更加融入所处社会语境时，它就具有非对称优势。一种“强者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状态下，该国自然认为：博弈对手改变其地位的能力很弱、能够对其每单位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很小，它不需要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博弈过程中。与此相反，当一国在地位博弈的非对称结构中处于劣势位置时，由于自身实力的匮乏以及与所处的社会语境格格不入，它本能地感到不安与焦虑。博弈对手对它轻微的指责就有可能引起它的愤怒，一定程度的肯定就能使它雀跃鼓舞。该国对博弈对手地位行为的关注度自然更高。因此，当一国对博弈对手所引起的地位变化更敏感时，它的地位知觉弹性值就远比对方大；反之则它的地位知觉弹性值就远比对方小。前者所具有的特性被称作相对知觉锐性，后者所具有的则为相对知觉钝性（见表 1）。

表 1 主体间地位知觉弹性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地位知觉性	主要变量		调节变量
	力量对比	社会语境	历史叙事惯性
相对知觉钝性	具有非对称优势强国	更易融入	容易达成地位和解
相对知觉锐性	具有非对称劣势弱国	格格不入	地位差多次被翻转

除特定的社会结构，地位追寻还根植于特定的历史结构。考虑到地位的文化属性，两国关系的历史叙事也会对它们的地位知觉弹性造成影响。特定的历史叙事会放大双方的相对知觉锐性与相对知觉钝性。例如，如果两国在历史上经常无法达成地位和解，地位差很少被逆转，那么这一历史叙事就会放大一方的相对知觉钝性与另一方的相对知觉锐性。由于国际政治中的案例十分有限，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往往会参照过去的经历——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来判断现实政治。因此，国家的“感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的惯性”。如果出于某种原因非对称结构被逆转，新产生的前者的相对知觉锐性和后者的相对知觉钝性又会分别在羞辱感与复仇的满足感的作用下被放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关系的历史叙事无法根本改变它们的地位知觉弹性，而只起调节作用。

当一国具有相对知觉钝性时，创新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的博弈组合就有可能存在。此时由于该国具有相对知觉钝性，它对于博弈对手的地位伸张行为更不敏感，相对来说更加容易妥协。微妙的博弈均衡由此形成。总体来看，该国向它的博弈对手作出让步，并不像对方那样在意自身地位的损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会无条件地顺从对方。虽然它在博弈过程中不如博弈对手敏感，但不会因此放弃自身的地位追求，有时依然会坚持原有的地位伸张策略。因此，当该国满足博弈对手的地位诉求时，合作就会发生；当它表现得强硬时，冲突就会爆发。

另外，由于创新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博弈组合因相对知觉钝性或相对知觉锐性的存在而存在，地位博弈双方是否具有相对知觉钝性或相对知觉锐性即为判断博弈情境转化方向的重要依据。倘若博弈双方具有相对知觉钝性或相对知觉锐性，那么随着低地位国家转而采用竞争式策略，创新式策略对仿效式策略博弈组合就转化为创新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博弈组合。如果博弈双方不具有相对知觉钝性或相对知觉锐性，那么高地位国家会在低地位国家竞争式策略的刺激下，同样（由创新式策略）转向竞争式策略以伸张地位。

最后，竞争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的博弈组合存在于一个场域内进行两个维度的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都试图在对方优势领域内挫败对手。例如，当海权国与陆权国在军事安全场域中进行地位博弈时，它们就在海军力量与陆军力量两个维度展开竞争。海权国的目标是在陆上打败陆权国，陆权国则为在海上打败海权国而努力。起初，双方进行零和博弈，成功挫败对手的国家地位上升。在“你死我活”的局面下，冲突就会爆发。但当任何一方都无法在对方的优势领域内获得胜利时，地位博弈的性质就转变成负和博弈。由于双方的地位诉求都难以实现，二者在该场域内的地位总量就会减少，国际等级制中其他国家的地位因此上升。为了减少各自的地位损失，两国会有条件地作出让步，在相互妥协中展开合作。

### 三 地位知觉弹性下俄欧的能源安全竞合

#### （一）俄欧能源博弈的物质力量对比形成的三个博弈阶段

一国获取地位的物质力量由潜在能力和实际行为构成。大国应具有在全球范围内独立行事的能力。这意味着它应展示出足够的物质资源和投射能力作为

自身采用不同地位伸张策略的物质基础<sup>①</sup>。物质资源有两个指标至关重要：军事规模和经济规模。一个国家的军事规模可以通过估算它的军费开支来衡量，经济规模则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测度。投射力量的情况相对复杂，它刻画的是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物质潜力。军事规模和经济规模只显示一个国家体量的大小而无法阐明国家影响力的潜在边界。

除了足够的物质资源和投射能力，大国还应具有能够把潜在能力转化成现实实践的力量。如果一个国家空有获取大国地位的潜力，却对参与世界政治兴趣冷淡，那么它在地位追寻的过程中就很难获得成功。此时该国参与世界政治的实际行为很有限，很难在实践中获取特定的地位标志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因此，潜在能力与实际行为共同构成了国家获得地位的现实基础，两者缺一不可。由于高政治领域事务在主权行为体的政治议程上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实际行为应以其参与地区外武装冲突的次数为指标。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基于四个相对实力维度的指标来分析欧盟与俄罗斯双方的地位知觉弹性（及其变化），分别为：（1）军费开支<sup>②</sup>；（2）GDP<sup>③</sup>；（3）军事影响力<sup>④</sup>；

---

① 在地位政治领域，沃尔吉和他的同事们首先对大国地位进行操作化并构建了一套评估国家获得大国地位能力的指标体系。由于这一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可操作性与可靠的信效度，因此本研究沿用相关的指标设计并在数据丰富性上实现突破。详情可见：Thomas J. Volgy, Renato Corbetta, and Keith A. Grant, “Status Consid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Regional Powers”,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62 – 68.

② 单位军费开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技术投资。如果一国的技术投资越多，其军队的投射能力就越强。因此，本研究用单位军费开支来衡量军事影响力。如果把军事影响力记作  $RoM$ ，军费开支记作  $ME$ ，武装人员数量记作  $AFP$ ，那么： $RoM = ME \div AFP$ 。本文利用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军费开支数据库来计算英法德三国与俄罗斯在 1995 ~ 2019 年间军费开支的比值以观察双方在军事规模指标上的对比情况。

③ 经济规模，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 GDP 年度数据收集观察英法德三国与俄罗斯在这一指标上的对比情况。

④ 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的《军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为本研究提供了各国武装人员数目的年度数据。在求得国家军费开支与它的比值的基础上，再计算英、法、德三国与俄罗斯的比值来观察两者在 1995 ~ 2018 年间的军事影响力对比情况。

(4) 经济影响力<sup>①</sup>。图 1 刻画了 1995 ~ 2020 年这 25 年期间欧盟英法德三个主要大国在这四个归一化指标上相对于俄罗斯的变化趋势<sup>②</sup>。

如图 1A 所示, 主要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军费开支比值自 1997 年始不断增大并于 1999 年达到峰值。此后, 双方在军费开支上的差距逐渐缩小, 直到英法德三国于 2010 年被俄罗斯全面反超。2010 年以后, 双方军费开支的比值始终小于 1, 英法德三国在军事上的投入无法与俄罗斯相比。因此, 参考军费开支指标, 欧盟在 2010 年以前相对俄罗斯占据上风。

如图 1B 所示, 俄罗斯与主要欧洲国家经济体量上的差距更为明显。自 1995 年到 2020 年欧洲疫情暴发前, 俄罗斯的 GDP 总量从未高于英法德任意一国; 德国的 GDP 总量甚至曾超过俄罗斯的 11 倍还多。不过, 双方的 GDP 比值自 1999 年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 并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于 2012 年前后触底。这时英法两国与俄罗斯的 GDP 比值仅稍大于 1, 双方经济规模几无差别。虽然之后主要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 GDP 比值反弹上升, 但再难以回到 21 世纪初的水平, 由此综合军事规模与经

---

① 贸易往来是国家间经济互动的主要方式, 考虑到金融霸权已经以制度方式被确立下来, 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应主要通过考察它的贸易流量来衡量。经济影响力指标的计算首先利用世界银行的贸易统计数据库将英法德三国、俄罗斯与全球在 1995 ~ 2018 年间的进口和出口商品贸易流量相加。然后计算这四个国家与当年全球贸易流量的比值。之后再求出英法德三国与俄罗斯的比值, 以观察它们的经济影响力对比情况。因此, 如果把经济影响力记作  $EI$ , 该国贸易流量记作  $TF_c$ , 全球贸易流量记作  $TF_g$ , 那么:  $EI = TF_c \div TF_g$ 。贸易流量为进口流量与出口流量的总和。此举可以规避国家进口导向型或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带来的误差。

②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安全互动过程, 故对所观测的俄欧博弈过程中发生的主要事件不进行编码赋值。俄欧双方发生能源冲突的主要标志是中断天然气或石油等能源供应, 形成能源合作的主要标志则为双方达成油气输送购买协议。另外本研究的实证观察追踪止于 2019 年有三个原因: 首先, 相关数据在欧洲疫情暴发后不可获得; 其次, 目前俄乌冲突尚未结束, 其对欧盟与俄罗斯之间能源安全关系的影响和后果需要通过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逐步窥其全貌, 而西欧国家正在经历的能源危机也恰会反过来对双方下一步的能源安全博弈发挥逆向影响; 最后, 本文试图利用地位政治这一框架解释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长期能源安全互动关系。众所周知, 国家之间的长期安全互动具有历史惯性, 而突发性的地缘政治冲突爆发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与偶然性, 且过程与结果难以预测, 无法被纳入身份政治这一模型框架来解释和预测分析双边的长期互动一般均衡状态。此外, 欧盟在与俄罗斯博弈的同时, 内部各利益集团间也在进行激烈博弈, 因此, “老欧洲” 国家是本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 其中尤以英法德三国为主, 由于英国正式脱欧以 2020 年 1 月 30 日欧盟正式批准为标志, 因此本研究中还将英国作为欧盟中的三大国之一进行分析。

济规模来看，欧盟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内拥有比俄罗斯更充足的物质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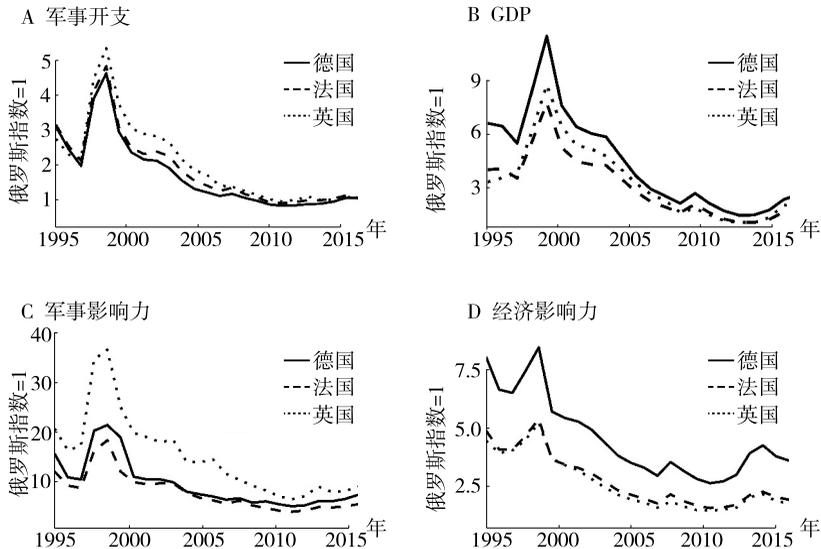


图 1 欧洲主要三国与俄罗斯相对实力对比的四个衡量指标 (1995 ~ 2020 年)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和世界银行<sup>①</sup>。

如图 1C 所示，主要欧洲国家与俄罗斯单位军费开支的对比显示，欧盟在每单位武装力量上的军费投资远多于俄罗斯，英国的技术投资在 1999 年甚至是俄罗斯的 38 倍。总体来看，虽然主要欧洲国家与俄罗斯单位军费开支的比值在 1999 年达到峰值后不断下降，但即便是英法德三国军事影响力的最低水平，也基本在俄罗斯的 3 倍之上。由此可见，俄罗斯在军事影响力上一直都处于明显劣势之中。

如图 1D 所示，与军事影响力相似，俄罗斯与主要欧洲国家在经济影响力上的差距总体上也在逐渐减小。英、法、德三国与俄罗斯的贸易流量全球占比的比值在进入 21 世纪后开始下降，并又一次于 2012 年坠至最低谷。与 GDP 的变化趋势相似，英法两国 2012 年的贸易流量全球占比同样仅略微高于俄罗斯。这意味着主要欧洲国家大体上自那时起相对俄罗斯在经济上便不再具有明显优势。因此，综合军

<sup>①</sup>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6 日；“GDP (current US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view=chart>, 访问时间：2023 年 4 月 6 日。

事和经济层面的表现来看，欧盟的投射能力在 2010 年以前比俄罗斯更强。

能在多大程度上深度介入地区外政治事务是衡量一国获取大国地位能力的又一重要指标。如图 2 所示，俄罗斯在 1994 ~ 2000 年间比英法德三国参与地区外武装冲突的次数多。之后十年，俄罗斯对于地区外政治事务的介入程度总体上又不如欧洲主要国家。自 2011 年始到 2020 年欧洲发生新冠疫情之前，欧盟与俄罗斯在实际行为指标上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三个时间段内的数据对比表明，欧盟在 21 世纪前十年内应比俄罗斯更擅于把潜在能力转化成现实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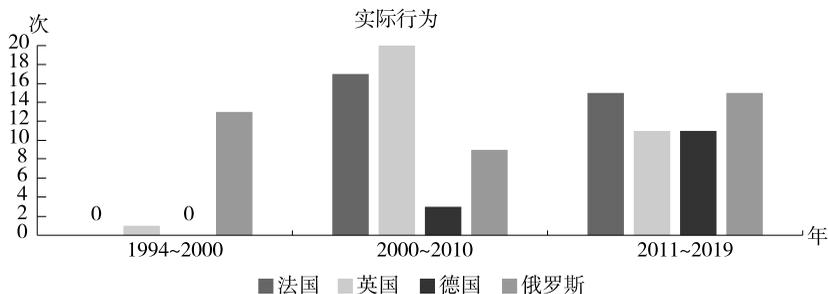


图 2 1994 ~ 2019 年主要欧洲国家与俄罗斯实际行为对比

资料来源：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武装冲突数据库<sup>①</sup>。

综上所述，基于俄罗斯与欧盟主要国家地位追求的物质力量对比的变化特点，可以把本文选择的 1994 ~ 2020 年分为 1994 ~ 2004 年，2004 ~ 2010 年，2010 ~ 2019 年三个博弈阶段，下文将逐一对三个阶段俄欧博弈的情境形成，围绕能源安全的实践行为和博弈的策略选择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

## （二）第一阶段：欧盟创新式策略对俄罗斯仿效式策略（1994 ~ 2004 年）

### 1. 俄欧博弈情境的形成

21 世纪以前，每一次国际秩序的变革都在战争结束之后发生。冷战也不例外。持续 40 多年的冷战被苏联解体所打破。作为胜利者，美国当之无愧成为国

<sup>①</sup> 以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武装冲突数据库为基础，分别计算主要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在 1994 ~ 2000 年、2001 ~ 2010 年、2011 ~ 2019 年三个时间段内参与地区外武装冲突的总次数，以此来观察它们在实际行为指标上的表现。UCDP/PRIO Armed Conflict Dataset; Therese Pettersson, Stina Högladh, and Magnus Öberg, “Organized Violence, 1989 – 2019”,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7, No. 4, 2020.

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和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国，西欧洲则试图将俄罗斯锁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安排中，以期建立一个本质上基于欧盟自由规范和价值观的单极欧洲。在意识形态对抗胜利的基础上，欧盟采用创新式的地位伸张策略。它向俄罗斯输出价值观，并与俄欧关系捆绑起来。欧盟由此在原有国际等级制之外推行一套有别于地缘政治逻辑的新地位分配标准，以展现自身的优秀品质。而俄罗斯所继承的，除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还有一片政治经济废墟。冷战后俄罗斯人失去了曾经与美国分庭抗礼、一同主宰世界的地位。他们急需获得地位承认，并且依然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18 世纪初俄国曾向西方学习，通过模仿与学习得到了欧洲国家身份与大国地位。近三个世纪后，历史重演，俄罗斯又一次采用了向西方学习的策略。尽管不情愿，但它还是接受了欧盟的新地位分配标准，并据此行事。

创新式策略对仿效式策略博弈组合的形成以欧盟与俄罗斯达成的《伙伴合作协议》（Agreement on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为标志。该协议在 1994 年签署，并于 1997 年正式生效。其中的第二条清晰地展现出俄欧双方在地位博弈中的策略选择：“尊重由《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the Helsinki Final Act）和《新欧洲巴黎宪章》（the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所规定的民主原则和人权，是各方内外政策的基础，是伙伴关系和本协定的一个基本要素。”<sup>①</sup> 欧盟自由规范和价值观是俄欧关系的政治前提。这也是谈判时间持续近 24 个月的原因之一。欧盟试图摒弃地缘政治竞争策略，把俄罗斯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民主原则和人权不仅成为俄欧伙伴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欧盟创新的地位标志之一。如果俄罗斯对此承认并依此行事，那么欧盟的地位就会提升。

鉴于俄国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在地位博弈中与欧洲国家竞争，更不可能采用创新式策略，它只得再一次尝试通过模仿与学习融入欧洲。如果能够得到欧洲国家的地位承认，那么俄罗斯的地位也将会提升。除贯彻民主原则和人权价值观，规范趋同也是俄欧关系的核心目标之一。这一概念源自《伙伴关系协议》第 55 条，在注意到近似立法对加强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总体重要性之后，该条明确指出，俄罗斯应努力确保其立法将逐步与欧盟的立法相一致<sup>②</sup>。令其他

---

<sup>①</sup> European Union Law, “EU – Russia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Article 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LEGISSUM%3A280101022>, 访问时间：2023 年 4 月 4 日。

<sup>②</sup> European Union Law, “EU – Russia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Article 55, Paragraph 1” .

主权行为体接受欧盟的立法标准是其扩张“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向外推行以欧盟法律为基础的治理规范，欧盟试图获得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自身“善治”（good governance）品质的认可进而提高在大国俱乐部中的排位。多轮谈判磋商后，俄罗斯最终接受了这一规范。双方进行正和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共同实现地位伸张。有了相近的利益基础，俄罗斯和欧盟得以在能源安全场域内积极展开博弈合作。

## 2. 俄欧博弈策略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实践

俄罗斯联邦于 1991 年签署了《欧洲能源宪章》——一项关于在能源部门发展多边国际合作的政治宣言，并在 1994 年正式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能源宪章条约》。它是一项为能源行业的跨境合作建立多边框架的国际协议，涵盖商业能源活动的各个方面，如贸易、过境、投资和能源效率。考虑到欧洲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后苏联国家巨大的资源储备，《欧洲能源宪章》表达了俄欧双方基本的合作意愿。但具体到能源合作的细节与规范，俄罗斯和欧盟之间仍存在许多分歧。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在于欧盟强调合作的市场原则，反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以下简称为俄气）的垄断；俄罗斯则对欧洲各国政府在阻止俄气收购欧盟内的能源公司方面存在双重标准以及欧洲国家之间不适用宪章条约中至关重要的过境协议表示不满。这样的分歧本质上是能源安全领域欧盟的市场方法和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种规范之间的冲突。欧盟希望将各国的能源部门串联起来整合为统一的市场，把能源交易行为完全市场化，以欧洲的巨大能源消费市场为武器增大贸易谈判中的议价权。同时，再利用欧洲统一的经济体制降低能源过境的交易成本。俄罗斯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形成。它通过俄罗斯公司整合能源供应链，以此获得能源交易中的专卖权来控制能源定价，而非任其波动。然而，该分歧在创新式策略对仿效式策略的博弈组合形成后被化解了。俄罗斯选择接受欧盟的规范作出妥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对方在地位博弈中的谅解与承认。相比于理性的得失计算，俄罗斯更倾向于竭尽所能地维护自身的大国地位。

虽然囿于内部阻力，俄罗斯后来没有批准《能源宪章条约》生效，但欧盟与俄罗斯能源对话机制于 2000 年正式确立。这实际上是欧盟说服俄罗斯遵守宪章条约原则的另一途径。在内容上，能源对话为欧盟和俄罗斯未来的能源合作提

供了总体架构<sup>①</sup>。通过对话，欧盟和俄罗斯寻求改善能源部门的投资机会，包括开放能源市场；确保安全充足的基础设施；促进对环境友好的技术和能源的使用；在实现低碳经济的道路上提升能源效率与节能；交流有关立法倡议的信息。

俄欧能源对话的两大主题——开放能源市场和协商立法与欧盟的市场方法和规范性权力直接相关。前者是《能源宪章条约》统一市场目标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法律确证市场原则、以制度约束垄断行为。在能源安全场域内，欧洲的首要目标是诱使俄罗斯进入一个基于市场的规则和清晰的治理结构的共同能源空间<sup>②</sup>。因此，在俄罗斯作出让步满足欧盟的目标后，双方消除分歧在正和博弈逻辑下展开博弈合作，达成能源合作协议。

### 3. 俄罗斯地位伸张策略的变化

创新型策略对仿效式策略的博弈组合在 21 世纪初逐渐发生变化。在这一博弈情境中，俄罗斯所获得的地位承认是关键。它采用仿效式策略向欧盟妥协的同时期待自身的大国地位诉求能够得到肯定。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此时欧盟如果给予俄罗斯适当的地位承认，就既能够保障能源安全，也可以实现地位伸张。然而，欧盟在胜利叙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俄罗斯的地位诉求，希望将俄彻底欧洲化，成为依附于欧洲的一部分。1999 年，欧元正式发行，欧洲一体化进程更进一步。彼时欧盟风光无限，沉浸在“欧洲范式”成功的喜悦中。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成果以及冷战胜利使其对欧盟制度与价值观越发自信。俄罗斯被要求把欧盟价值理念和规范从俄欧关系拓展到外交行为的方方面面<sup>③</sup>。在一次欧洲理事会召开前的讨论中，欧盟对俄罗斯缺乏共同价值观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它强调，俄罗斯必须尊重与保障人权，应努力用政治手段解决车臣问题。显而易见，这已经超出了俄欧关系的范畴。欧盟持续的批评不仅间接地表明不愿给予俄罗斯地位承认，还使得俄罗斯的地位因此下降。在仿效式策略难以获得成功的情况下，俄罗斯考虑重新调整地位博弈中的伸张策略。

俄罗斯仿效式策略的放弃以其拒绝加入“欧洲睦邻政策”（the European

---

<sup>①</sup> European Commission, “EU – Russia Energy Dialogue”.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key-partner-countries-and-regions/russia/eu-russia-energy-dialogue\\_en](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key-partner-countries-and-regions/russia/eu-russia-energy-dialogue_en), 访问时间：2023 年 4 月 6 日。

<sup>②</sup> Richard Youngs, *Energy Security: Europe's New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 pp. 80 – 81.

<sup>③</sup> European Parliament, “Santa Maria da Feira European Council, 19 and 20 June 2000, Conclusions of the Presidency”.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summits/fei1\\_en.htm](https://www.europarl.europa.eu/summits/fei1_en.htm), 访问时间：2023 年 4 月 6 日。

Neighbourhood Policy) 为标志。欧洲睦邻政策于 2004 年推出,旨在把欧盟周边,尤其是东面的国家整合进欧盟秩序中。“善治,旨在建立一个公正、包容和稳定的社会,并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权和公民社会的空间”和“对能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的关注”是该政策的优先领域<sup>①</sup>。人权价值观和欧盟治理规范在能源安全领域内再一次被赋予重要的意义。金融工具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手段:“欧洲睦邻政策的资金来自欧洲睦邻工具……大部分资金用于双边合作……以为政治参与和合作提供框架的优先合作伙伴关系或议程为基础。”<sup>②</sup> 欧盟借助这一经济杠杆为加入欧洲睦邻政策的国家提供资金以支持它们进行“善治”并且“贯彻执行相应的政策和标准”<sup>③</sup>,以实现自身非对称权力的制度化。基于欧盟自由规范和价值观的单极欧洲由此被建立起来。俄罗斯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采用仿效式策略的目的在于得到欧盟的地位承认而非屈居人下。在俄罗斯看来,自己绝不仅仅是欧盟的邻居之一,而应为与欧盟平等的战略伙伴。因此,它断然拒绝加入欧洲睦邻政策,不再一味对欧盟作出妥协让步。创新式策略对仿效式策略的博弈组合随之改变。

### (三) 第二阶段: 欧盟创新式策略对俄罗斯竞争式策略 (2004 ~ 2010 年)

#### 1. 能源安全博弈情境的形成

如前文所述,欧洲除在进入 21 世纪头十年在获取地位的物质力量上占优,所处的社会语境也对欧盟更加有利。在美国的领导下,自由主义秩序席卷全球,民主体制与自由贸易规范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标志。依托美国的象征性霸权,一国采用代议制民主政体、内化自由贸易规范,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诉求就更容易被谅解与承认。反之,就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批评,很难实现地位伸张。一方面,俄罗斯曾在叶利钦的带领下尝试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但在普京上台扛

---

<sup>①</sup> European Union Neighbours,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https://www.euneighbours.eu/en/policy/european-neighbourhood-policy-enp#:~:text=The%20European%20Union's%20European%20Neighbourhood,prosperity%20in%20its%20closest%20neighbourhood.>, 访问时间: 2023 年 4 月 6 日。

<sup>②</sup> European Union Neighbours,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

<sup>③</sup> Joan De Bardeleben, “Revising the EU’s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and Russia”, in Roger E. Kanet, e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249.

起独立自主的大旗后，俄罗斯就不再被视为一个民主国家。另一方面，法国、英国以及德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1995 年成立伊始便获得会员国资格。俄罗斯则在长达 19 年的长跑后才于 2012 年入世成功。此时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显得似乎格格不入。在这样的体系背景下，它比欧盟更难获得地位承认。

因此，在 21 世纪头十年的地位追寻过程中，欧盟相对俄罗斯具有非对称优势。如前文所述，不论是潜在能力还是实际行为，欧盟都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来获取大国地位，同时其在所处社会语境中的融入程度也更高，地位伸张的体系阻力更小。由于处于非对称优势位置，欧洲国家自然认为，俄罗斯能够对其每单位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很小，无力扭转它们之间的地位差。就算俄罗斯的行为确实使其地位降低，它也无需因此改变地位伸张策略。反过来看，欧盟的强大引起了俄罗斯的不安。它深知自身难以承受欧盟地位攻击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格外关注博弈对手的一举一动并且很难作出妥协让步。欧盟和俄罗斯的相对知觉钝性与相对知觉锐性在“文明—野蛮”的历史叙事中被进一步放大。

俄国长期被视为一个野蛮且“没有地位”的行为体，在国际等级制中处于边缘位置。在此文化观念作用下，即便俄国有时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承认，也很难得到欧洲国家真心敞开的怀抱。追求欧洲大国的认可贯穿了俄罗斯人建国后的整段历史。但他们始终只能处于欧洲范围之内而无法成为其中一员<sup>①</sup>。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之间“文明—野蛮”的历史叙事既给俄罗斯带来心理上的挫败感，也使得欧洲国家在面对俄罗斯时无知地生出一种“傲慢自大”的心态。这样的情感波动与心理状态放大了俄罗斯相对知觉锐性和欧盟的相对知觉钝性。

因此，受“历史惯性”所放大的相对知觉锐性作用影响，俄罗斯在地位诉求被欧盟拒绝后有更强的动机将仿效式策略调整为竞争式策略。普京在 2007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便是一个清晰的信号：俄罗斯是国际社会中重要的行为体，将不再追随西方世界的领导，将作为国际体系的一极存在。再加上欧盟具有相对知觉钝性，双方的博弈情境就由创新式策略对仿效式策略的博弈组合转变为创新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的博弈组合。由于竞争式策略要求俄罗斯在欧盟的优势领域内挫败它，地位博弈的性质就从正和博弈转变成零和博弈。

---

<sup>①</sup> Jakob Hedenskog,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Dimensions of Security under Putin*, Routledge, 2005, pp. 23 - 25.

## 2. 俄欧博弈策略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实践

地位伸张策略改变后，俄罗斯进一步强化了俄气在能源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并使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以化解欧盟扩张规范性权力的招式。首先，俄罗斯全面介入中亚地区的油气领域，争夺能源供应源。2006~2007 年间，俄罗斯的油气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表现活跃。它与这三个中亚国家达成了多项有关原料气加工、管道工程项目的合作协议。例如，2007 年 5 月 12 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方签署了一份关于改造和扩建中亚中心天然气管道系统（the Central Asia - Center gas pipeline system）西部支线的备忘录。值得一提的是，该管道系统正是处于俄罗斯公司的控制之下。截至 2007 年年底，俄罗斯在中亚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投资总额接近达到 52 亿美元<sup>①</sup>。依托更加庞大的能源储备，俄罗斯在能源交易中的议价权明显增大，化解了欧盟在能源市场方面的优势。其次，俄罗斯在与欧洲国家进行能源交易时坚持双边谈判，力图挫败欧盟推广市场治理规范的努力。整合统一能源市场是欧洲在能源安全情境内进行创新式地位伸张的重要一步。俄逐个击破以拒绝市场治理规范策略是其试图挫败对手优势的主要手段<sup>②</sup>。

在被放大的相对知觉钝性的作用下，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分而治之策略未予足够关注。德国率先接过了俄罗斯抛来的橄榄枝。2006 年 4 月，俄罗斯公司与德国的温特霍尔（Wintershall）公司签署协议交换上下游资产<sup>③</sup>，达成创建从生产到终端消费者的价值链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俄罗斯公司与外国合作伙伴的首个联合实施项目。德国由此打破了欧盟试图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局面。这一时期，俄罗斯未在德国的公共讨论中被视为威胁。在德国看来，俄罗斯没有能力撼动其大国地位，即便它暂时作出妥协，也依然有能力瓦解俄罗斯的油气垄断并令其接受欧盟的统一市场治理规范。因此，德国选择顺从俄罗斯的竞争式策略。双方由此达成协议，展开博弈合作。意大利和法国紧跟德国的步伐。意大利的埃尼

---

<sup>①</sup> Vladimir Paramonov, Aleksey Stokov, *Russian Oil and Gas: Projects and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sia*,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Branch, 2008, p. 1.

<sup>②</sup> 目前双方在能源安全方面的客观发展并未从根本上逆转俄罗斯在能源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例如，虽然此刻俄欧双方正处于全球能源革命与欧盟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中，然而俄乌冲突爆发所造成的欧洲能源缺口依然无从弥补。

<sup>③</sup> 温特霍尔公司为德国巴斯夫公司（Baden Aniline and Soda Factory, BASF）的子公司，是德国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生产商。

集团 (ENI) 在 2006 年 11 月与俄罗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并于 2007 年 6 月签署了“南溪”项目执行谅解备忘录<sup>①</sup>, 法国的恩吉公司 (ENGIE) 在 2006 年 12 月与俄罗斯公司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商业协议, 将原有贸易合同延长至 2031 年<sup>②</sup>。除了市场治理规范外, 欧洲国家还在人权价值观问题上对俄罗斯作出让步。2006 年 4 月举行的俄德能源和政治峰会上, 德国经济部长公开表示, 对普京人权记录的外交批评只会“破坏气氛”。一个月后, 时任欧盟轮值主席更是直言, “买卖石油和天然气纯粹是一种商业活动; 这与政治无关”<sup>③</sup>。与之前试图用民主人权价值观规范俄罗斯相反, 此时欧洲国家反对把能源贸易与欧盟价值观捆绑在一起。俄罗斯通过竞争式策略实现了地位伸张, 博弈合作在欧盟妥协的条件下形成。

反之, 当欧洲国家坚持市场治理规范和民主人权价值观时, 由于俄罗斯的地位会因此下降, 它就在被放大的相对知觉锐性作用下主动挑起能源安全冲突。

### 3. 欧洲地位伸张策略的转变

普京上台后, 俄罗斯拒绝接受欧盟规范性权力的侵蚀, 于 2006 年初对能源过境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断油、断气, “敲打”背后的欧洲国家。虽然之后很快获得了对方的妥协, 但俄还是在同年秋天遭到英国首相对其不遵守欧盟市场法治规范的批评。随后一年, 英国又以俄罗斯拒绝引渡谋杀公开批评普京者的主要嫌疑人为由, 驱逐其外交人员<sup>④</sup>, 谴责俄毒害言论自由的民主环境。法国在萨科齐上台后也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 俄罗斯正在“以一定的暴行打出其王牌, 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sup>⑤</sup>, 直指俄分而治之策略。

针对俄罗斯的批评声浪表明了欧洲国家捍卫市场治理规范和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决心。虽然具有相对知觉钝性的欧盟不如具有相对知觉锐性的俄罗斯敏感, 但

---

① “Gazprom and Eni Mark 40th Anniversary of Russian Gas Supplies to Italy”. <https://www.gazprom.com/press/news/2009/december/article72874/>, 访问时间: 2023 年 7 月 10 日。

② “Foreign Partners – France”. <http://www.gazpromexport.ru/en/partners/france/>, 访问时间: 2023 年 7 月 11 日。

③ *Eurasia Daily Monitor*, May 2, 2006; At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 17th EU – Russia Summit, Sochi, May 25, 2006, reported in CEPS *Neighbourhood Watch* 16, 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May 2006, p. 5; in Richard Youngs, *Energy Security: Europe’s New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 p. 94.

④ The Associated Press, “U K. to Expel 4 Russian Diplomats in Spy Flap”.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19789039>, 访问时间: 2023 年 7 月 11 日。

⑤ French Foreign Policy, “Running Fast, but Where Is He Going?”.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07/08/30/running-fast-but-where-is-he-going>, 访问时间: 2023 年 7 月 6 日。

它并不会因此放弃地位追求，在地位博弈中一味妥协。欧盟拒绝妥协引致俄罗斯挑起博弈冲突，俄于 2009 年 1 月全面中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直接对 17 个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使用造成影响。

#### **（四）第三阶段：欧盟竞争式策略对俄罗斯竞争式策略（2010 ~ 2019 年）**

##### **1. 俄欧博弈情境的形成**

如前文所述，2010 年以后，欧盟和俄罗斯的地位博弈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在军费开支、GDP、军事投射能力、经济影响力以及参与地区外武装冲突五个指标上，除了军事影响力，欧盟相比俄罗斯都不再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获取地位的物质力量方面，俄欧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复存在，欧盟在单元层面不再具有非对称优势。

主权行为体所处社会语境也不再只对欧盟有利。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民主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凸显与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出现，平衡似乎悄然逐渐被打破。再加上 2014 年以后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以及 2015 年以后西方自由主义秩序领导国民主实践困难的加剧，大国地位博弈的体系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秩序到达了扩张的最大界限，开始暴露出其中的千疮百孔。20 国集团（G20）于 2008 年 11 月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并在 2009 年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意味着非代议制民主政体国家也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获得大国地位。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冲击下，民主体制不再是国际社会中重要的地位标志。这样的趋势扭转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积极预期。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以“西方的缺失”为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交使节会议上的闭门演讲反映了西方人对其哲学与文化受挫的深深忧虑。地位具有文化属性。国际体系中文化背景的改变给身处其中的欧盟和俄罗斯带来了巨大影响。如果美国彻底失去象征性霸权，那么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在体系层面的非对称结构就会被逆转，欧盟将在地位伸张过程中面临更大的体系阻力。

因此，大致在 2010 年以后，欧盟相比于俄罗斯不再在地位伸张过程中具有非对称优势。两者的地位知觉弹性不再处于一方远大于另一方的状态中，而呈趋近但不等的态势。此时，欧盟与俄罗斯都不再具有相对知觉锐性或相对知觉钝性，双方对对方所引起的自身地位变化的敏感程度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受俄罗

斯竞争式策略的刺激，欧盟的地位伸张策略就由创新式被调整成竞争式。俄欧的地位博弈情境也就从创新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的博弈组合转化为竞争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的博弈组合。

## 2. 俄欧博弈策略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实践

竞争式的地位伸张策略要求欧盟在俄罗斯擅长的领域内击败它。在能源安全场域内，俄罗斯的优势在于前期所积累的能源市场上的专卖地位。因此，欧盟便以分割天然气业务和提高天然气进口多样性为主要操作策略。俄罗斯公司之所以能逐渐在欧洲能源市场内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与其整合能源供应链的努力密不可分。通过吞并能源供应链上主营不同业务的中小型能源公司、争夺能源供应源等手段，俄罗斯公司逐步吃进欧洲能源市场内的主要份额进而提高自身的能源定价能力与在贸易谈判中的议价权。

天然气业务被分割意味着欧洲能源市场内体量不大的能源企业也能在不同类别的业务范围内与俄罗斯公司展开竞争，挑战它的垄断地位。欧盟一揽子能源市场改革法案（又被称作欧盟第三能源方案）于2009年7月通过并在2011年3月正式生效。它对欧盟天然气市场进行改革，强制要求欧盟国家把在天然气生产、供应和运输业务上的交易分开，避免大型能源生产企业同时控制输送网络。除了搭建法律框架，欧盟的司法行动同样雷厉风行。2011年9月，欧盟突然对俄罗斯在捷克、德国等国的天然气业务进行整顿<sup>①</sup>。这一系列措施都对俄罗斯的优势领域造成冲击。

此外，它还试图提高能源进口的多样性以稀释俄罗斯在能源贸易中的影响力。欧盟委员会在提交给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一份信函中写道：“欧洲能源政策的出发点有三个方面：应对气候变化，限制欧盟内部对进口碳氢化合物的脆弱性，促进增长和就业，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和负担得起的能源。”<sup>②</sup>降低对俄罗斯油气进口的依赖是欧盟此时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2008年以后俄罗斯在欧盟天然气市场中所占份额显著下降，并在2009~2012年间处于相对较低

---

<sup>①</sup> 高淑琴、彼得·邓肯：《欧盟与俄罗斯的能源博弈：能源垄断、市场自由化与能源多边治理》，载《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

<sup>②</sup> European Commission, “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Communication, COM (2007) 1 final*, January 10, 2007.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07:0001:FIN:EN:PDF>, 访问时间：2023年4月8日。

的水平。同时，欧盟加大了对北非、中东等地区油气资源的购买力度，谋求能源进口多样性的提高。由此，通过稀释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占进口总量的比重，欧盟试图在能源安全领域的能源市场主导力方面挫败俄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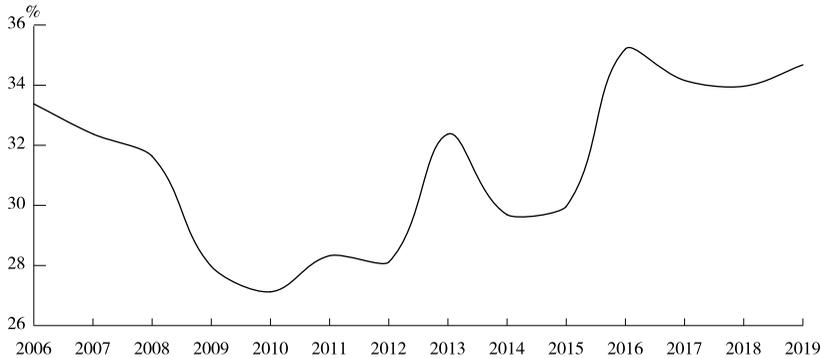


图3 2006~2019年间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量的比重

资料来源：Eurostat<sup>①</sup>。

俄罗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它积极应对欧盟竞争式策略的攻势并努力延续自身进行竞争式地位伸张的一贯做法。俄欧双方就在能源安全场域内能源市场主导力量维度和规范与价值观维度展开零和博弈。两相拉锯之下，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公司于2014年6月中断天然气供应，博弈冲突由此产生。

可令人诧异的是，短短15个月后俄欧之间再次形成了博弈合作。俄罗斯公司于2015年9月与巴斯夫、恩吉、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 Shell）、奥地利矿物与石油管理（Österreichische Mineralölverwaltung, OMV）以及意昂（E.ON）公司签署了建造“北溪-2”天然气管道系统的股东协议<sup>②</sup>，并在之后的2017年4月又与上述前四家公司和尤尼坡（Uniper）公司达成“北溪-2”天

<sup>①</sup> “Imports of Natural Gas by Partner Country”.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NRG\\_TL\\_GAS\\_\\_custom\\_813032/default/table?lang=en](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NRG_TL_GAS__custom_813032/default/table?lang=en),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6日。

<sup>②</sup> “Gazprom, BASF, E.ON, ENGIE, OMV and Shell sign Shareholders Agreement on Nord Stream 2 Project”. <https://www.gazprom.com/press/news/2015/september/article245837/>,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6日。

然气管道项目的融资协议<sup>①</sup>。

博弈合作在相互妥协中产生。如果一个国家采用竞争式策略却无法挫败对方，它的失败者姿态反而会使其地位下降。一方面，2012年以后，俄罗斯在欧盟天然气市场内所占份额总体上不降反升。另一方面，不论俄罗斯分而治之策略有多么成功，欧盟都不可能完全放弃以地区一体化成果和冷战胜利为基础的市场治理规范和民主人权价值观。在俄罗斯与欧盟各自擅长的领域内，另一方始终无法取得地位博弈的胜利。同时，俄欧双双成功的“防守”也没能收获对方的顺从与妥协。欧盟虽然在规范性权力扩张上立场强硬，但已无力说服俄罗斯内化治理规范与价值观。俄罗斯公司虽仍在欧洲能源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也很难进一步摧城拔寨。事实上，考虑到俄欧双方在能源贸易上的互补性，它们之间的油气联系几乎不可能被彻底切断。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地位博弈的性质就由零和博弈演变为负和博弈。此时，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难分胜负。

竞争式地位伸张失败所塑造的败者身份使得博弈场域内的地位总量减少，两者地位同时下降。考虑到地位在国际等级制中的稀缺性，俄欧地位下降的同时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能源大国地位就相对上升。它们凭借自身更加广阔的能源消费市场逐步在全球能源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欧盟与俄罗斯分别有条件地退让，展开博弈合作，在负和博弈中及时止损。

“北溪-2”天然气管道系统合作协议的达成既没能使欧盟进一步降低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也令俄罗斯不得不缩小谈判议价权进而同时与英国、荷兰、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五国展开合作。欧盟与俄罗斯在博弈过程中有条件的相互妥协都使得另一方的竞争式地位伸张策略在小范围内获得成功而自身不至于被完全挫败。博弈合作由此产生。此时，俄欧地位虽然均处于下降状态，但损失相对降低。

## 结 论

本文基于地位追寻这一演绎分析框架，对欧盟和俄罗斯在一定时间段内的能

---

<sup>①</sup> 尤尼坡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德国公司。它从意昂公司的化石燃料资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并于2016年1月1日开始运营。“Nord Stream 2 AG and European Energy Companies Sign Financing Agreements”. <https://www.gazprom.com/press/news/2017/april/article327190/>, 访问时间: 2023年10月6日。

源安全动态互动过程进行了博弈策略反演。结果表明，双方地位追寻的演变主导了它们在能源安全情境内的合作与冲突博弈。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在四种不同的博弈情境以及博弈情境内不同的条件下形成合作或产生冲突。

如果欧盟和俄罗斯处于创新式策略对仿效式策略的博弈情境中，那么它们就会积极展开能源合作。

当欧盟和俄罗斯处于创新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的博弈情境中时，那么它们之间能源合作或能源冲突的发生就由地位博弈中具有相对知觉钝性一方的妥协行为所决定。当具有相对知觉钝性的一方向对方妥协时，能源合作就能形成。反之，当具有相对知觉钝性的一方表现强硬时，能源冲突就会爆发。

如果欧盟和俄罗斯处于竞争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的博弈情境中，那么它们之间就会先产生能源冲突。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双方博弈难分胜负，那么她们就会在互相妥协中展开能源合作；如果双方博弈分出胜者，那么失败的一方就会挑起能源冲突。

同时，这一安全互动过程也检验了国家会在地位动机的驱使下因地位伸张策略博弈组合的不同而寻求合作或挑起冲突。其中，如果两国处于创新式策略对竞争式策略的博弈情境中，那么它们的安全互动形式由具有相对知觉钝性一方的妥协情况来决定。

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对自身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地位谋求是影响其能源外交策略（地位伸张或绥靖妥协）以及同竞争对手博弈互动策略的基本动力。俄罗斯与欧盟在各自维护其能源安全利益最大化目标下的双边博弈关系呈现出合作与冲突反复交织起伏的对偶特征。双方究竟选择合作还是冲突策略，不仅取决于对手的竞争压力，也同时受到自身在国际安全情境内的相对地位与客观实力变化的影响。当一方察觉对手的地位上升对自身利益存在潜在的挑战威胁时，会更加重视能源安全博弈中的相对收益，此时双方的博弈关系将主要呈现冲突表征。反之，在自身地位相比对方具有明显竞争优势或制度领先的情形下，会更趋向于采取“提携”“牵引”“鼓励”甚至“放任”的友好姿态，鼓励合作的行为发生。其次，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揭示了国际能源市场自由化的西方中心主义本质。持这一立场的文献认为，能源市场自

由化是能源问题去安全化的重要路径，能够有效缓解能源安全冲突<sup>①</sup>。但研究表明，能源市场自由化事实上是欧盟能源安全情境内创新式地位伸张策略的现实实践；有时恰恰是欧盟推动能源市场自由化的努力引发了它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冲突。这与库斯托娃市场自由化和能源问题去安全化并不总为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结论相吻合<sup>②</sup>。

此外，欧盟内部分歧同样不可忽视。相比于西欧发达国家，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更高，对能源供给的稳定性与能源价格的变化也更加敏感与脆弱。再加上一些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惨痛历史记忆，普遍反俄立场坚定、反俄情绪高涨。因此，在对俄能源关系问题上，中东欧国家的立场往往与西欧发达国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种三边互动模型也许同样有助于理解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安全互动。

本文基于地位追寻这一理论视角的分析表明，俄罗斯与欧洲双方在连续的安全博弈互动情境以及不同外生条件下会呈现出交替性合作或冲突的行为模式。同时，就冷战后至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前这一时间段的俄欧博弈过程也印证了国家会在地位动机的驱使下由于地位伸张策略博弈组合的不同而寻求合作或挑起冲突的理论假设。这不仅表明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谋求是影响其能源外交策略以及同竞争对手博弈互动策略的一个基本动力，还从另一面表现出国际能源市场自由化的西方中心主义本质。

（责任编辑 胡冰）

---

<sup>①</sup> 参见：Aad Correlje, Coby van der Linde, “Energy Supply Security and Geopolitics: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nergy Policy*, Vol. 34, 2016; Daniel Moran, James A. Russell, eds., *Energy Security and Global Politics. The Militar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Routledge, 2009; Andreas Goldthau, “A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 on Global Energy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3, 2012.

<sup>②</sup> 详见：Irina Kustova, “Unpacking the Nexus between Market Liberalisation and Desecuritisation in Energy”, in Kacper Szulecki, ed., *Energy Security in Europe: Divergent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allenge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pp. 203–220.